

图书馆·旧书屋·公交车

胡天翔

图书馆、旧书屋和公交车见证了我的阅读历程。

我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2000年的秋天，位于驿城文化路西段的驻马店师专有个四层楼的图书馆。能进图书馆看书，得感谢那时中文系先生的宽容，虽偶尔点名，并不扣学分；不想听课，我就去图书馆看书。一楼有家租书店；二楼是图书部的旧书，每次翻箱倒柜查索引，要借的书常常是他人还没有归还的，并且一次只能借两本带走阅读；三楼的期刊部杂志挺新的，可不能带走，还只能阅一本，来读的人又多，她挑他拣，文学类刊物很快就被别人拿走了。

偶然走进图书馆的四楼，虽然书籍和杂志半新半旧，让我欢喜的是来阅读的人寥寥，惊喜的是还能有所欲

为地从书架抱一摞书，堆在桌子上慢慢地看。那时，因为兴趣而阅读：拿支圆珠笔，带个笔记本，边读边记。从春读到夏，从夏记到秋，冬天也不怕冷，求学三年，竟也作出十几本笔记来。中文系三年，读的多是文学类书籍。那些书就不罗列了，简单点说，那时图书馆里沈从文先生的作品，能借的我都借了，能读的我都读了。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如果大学期间泡图书馆没有陪女朋友的时间长，你的大学算白上了。

毕业后，每次重回师专校园，我都会在图书馆门前站站，看看东墙上的爬山虎，看看门口的四方立柱，看看图书馆三个金色的大字。后来，驻马店师专升成本科院校，老校园不见了，挺立着一栋栋高楼，旧图书馆自然也就消失了……

大学毕业后，在驿城打工，收入微薄，书比肉贵，我很少去书店买新书，常去火车站南边的中山街淘书。中山街是条和驿城同龄的老街，有三间旧书屋；见我骑着呼啦直响的破自行车来了，卖旧书的店主不但荐书，还热心拿出备好的手提袋，我也没让他们失望，离开时车把上都会挂着一袋子书。他们收获的是谋生的喜悦，我收获的是阅读的喜悦。

后来，旧城改造，中山街被拆，三间旧书屋不知所终，我又在风光路北段和沿溪路中段寻到两间旧书屋。从旧书屋淘的书杂而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翻两页看着喜欢，书的品相不差就买下来；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就拿自己喜欢的来说吧：有一套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北京燕山和

湖南文艺出版的《三个火枪手》各有一本，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竟有四个版本；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中外作家鲁迅、沈从文、莫泊桑、屠格涅夫，无论小说散文，还是书信诗歌，我都有意识地搜集、购买，以求系统地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和思想。

夜晚来临，在床头灯下阅读买回的旧书，有着迷人的墨香。在无数次阅读中，我发现和沈从文先生最开始描绘“湘西世界”一样，莫言先生的“高密”系列，刘庆邦先生的“煤矿”系列，都是写他们最挚爱的故乡、最熟悉的题材。细细地阅读书籍，感受文学的魅力，从写自己的故乡开始，我的小说习作《月光白羊》《乡村日子》等得以在《阳光》《四川文学》等杂志刊发。

2006年9月考入汝南县检察院工作，此后最大的问题是要通过司法考试。每周一坐公交车去汝南，我携带最多的是司法考试资料。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坚持学了两年，以414分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之后，我又重新捧起了沈从文的《边城》……

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经典巨著的解读，我整整旁听了一年，但也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虽然内容晦涩，但那种对哲学思想的不断理解与孜孜求索，使得自己很有精神上的充实感和满足感，这也使我将对刑法学理论的学习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

正是这期间听课与阅读的启发，毕业后，我还是在2010年第5期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上发表了《目的行为论述评——威尔哲尔目的行为论的缘起、功过及未来》一文。撰写该文之初，中国知网上仅有时任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鲜铁可博士于1996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威尔哲尔目的行为论的文章。这也是硕士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与刑法学说史所产生的写作冲动和思想火花，大概这也是对母校、对学术的一种依恋吧。

2.

工作以后，校园情怀依然，甚至更加浓烈。有时出差或参加会议能够回到武汉，能够回到校园，能够与导师和师母、同学一聚，那种期盼与兴奋的心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而一回到校园，萦绕耳边的嘈杂之声顷刻间烟消云散了，只留下恬静的、舒缓的、纯粹的我和校园。轻松而惬意地呼吸着这里清新的空气，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通透明朗。

江城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校园是我的精神家园，而老师和同学是我的亲人朋友。虽然工作以后产生的理论成果并不使自己感到满意，但是在工作之余我依然坚持研究、思考和写作。记得有一次与一位律界朋友谈论如何做好刑事辩护时我提出：“基于我的观察，当下不少律师习惯于在刑辩业务中开展程序之辩、事实之辩，而鲜见实体之辩、规范之辩，这种辩护是比较狭隘的。实际上，诸如刑事归责中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因果关系中的介入因素问题、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问题等，都与刑事司法、刑事辩护息息相关，这才是较为核心、较为基础的实体性辩护问题。”我的观点得到了朋友的赞同。

还记得由于发现司法实务中存在一些缺乏刑法体系性与系统性的经验总结、惯性思维与机械思维的现象，对此我写下这么一段话：“当离开校园多年，埋头沉溺于司法实务，仅专注于案件处理的技术性操作，而不再回溯法规范的丰富内涵和基础理论源头的时候，这便是一种危险的显现！而学术的规划教会了你即使是在大量案件和法律、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充斥的情况下，你依然思考不止，并且葆有发出‘为什么’的质问或反问的勇气。”写着写着，一篇题为《学人的使命》的文章便写成了，而后作为“开卷手记”刊载在2013年第1期的《浙江检察》上。

也正是出于对校园的热爱，对学术的追寻，对导师的尊崇，我决定继续攻读刑法学博士学位。经过两年的努

2013年5月遴选到驻马店市检察院。家在城南，单位在城北，上班下班也多坐公交车，那时驿城的公交车并不拥挤，还有一个读书的座位。上班途中半小时，下班路上半小时，看书低头的时间长了，我就把手中的书举高，平视甚至仰视来看书；可长期伏案从事文字工作，又在走走停停的公交车上看书，不到四十岁，我的脖子就时不时隐隐发疼。忍痛割爱，有一段时间，再要上公交车时，我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书本。

好在手机迅速普及了，我们进入了电子化阅读时代，坐着站着都可以“阅读”了。我下载了听书软件，我也陶醉在读书听书的乐趣里。如《城南旧事》看了五遍，《边城》听了不止十遍。上了公交车，环顾乘客们端着手机聊天、看电影、打游戏的情形，作为一个坚持“听书”的中年人，我“out”了吗？没有。

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去旧书屋或者乘公交车，因为阅读，我深深地体味到书香之珍贵，也收获着书香之馈赠。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

力，终于如愿地再次成为母校的一名学生，成为导师齐文远门下的一名弟子。

再临南湖以求学，书生意气圆木业。2013年秋，我再次背起行囊，来到晓南湖畔，也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博士研究生阶段虽然较为辛苦，因为我还要兼顾工作，只能来回奔波，但是更多的是快乐。在刑法学博士班里，有曾经一起读硕士的班同学，也有硕士时高我几届的师姐；有在法院工作的浙江同乡，也有在高校任教的中原才子才女……大家共聚一堂，畅谈学业、生活，使得这段时光充实而温馨。在此期间，我还得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徐汉明教授在学业上的指点与帮助。

经过四年多的耕耘，一篇近20万字的学位论文终于出炉。除了自己的努力付出外，其间还包含了齐文远先生多次的耐心指导、悉心修改，同学亲友、师弟师妹的无私帮助。对于这篇论文，我待之如骨肉。最后，终于如愿获得刑法学博士学位而顺利毕业。

3.

回味校园的点点滴滴，一切过往，不胜感慨。而唯一遗憾的是由于2019年年底江城新冠疫情肆虐，未能如愿参加博士学位授予暨博士毕业典礼。看着博士袍服，方知它的分量。疫情期间，我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心中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母校、惦念着老师和同学。所幸这座英雄的城市挺过来了，所幸校园无恙，老师、同学无恙。2020年10月，也就是江城疫情平复半年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校探视的归程。

虽然同学们都陆续毕业各奔东西了，但是偶尔一个电话、一句问候、一个出差机会的短聚，依然还是那样亲切、那样温暖。毕业之后，我还是会不时地请教老师课题研究、论文写作乃至工作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老师依然会给予我耐心细致的指点与讲解。记得有一次齐老师是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给我回复邮件，当时的我既感动又心疼。这是学生的幸福！也有在校任教的同学时而会联系我一起合作课题，每当这时我总会欣然应允。虽然我知道自己对此所作贡献微乎其微，但这包含的却是一份同学之情、袍泽之情。可以说，老师和同学的情谊是我一生中最高能可贵的一笔财富。

校园是座象牙塔，我在这座象牙塔里前后修炼了近十年。常言道十年磨一剑，可我觉得自己学艺不精、尚需打磨。我依恋这座象牙塔，可是终究要离开，要回归社会——刑法学不也是一门社会科学，一门社会实践之学么？俗话说社会是个大熔炉，所幸的是在这个大熔炉里，我心依旧属于我爱的这座象牙塔。那里有师友相伴，书籍相伴，学问相伴。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阅读笔记(组诗)

牟伦祥

糖
——读《红岩》致小萝卜头

你，一个从小生长在
倒扣黑锅下的少年
总想顺着光明的指引
探望铁丝网外
飞舞的蝴蝶
问候自由的风

你不见阳光，瘦弱身体
却长出一个智慧的大脑袋
黑暗中，你识别犬牙交错的道路
每次疾跑与慢行，都是在躲避
一群虎狼的利爪

小小年纪，沿着母亲和阿姨的
指向，拾级而上
怀揣一封封信件、一张张纸条
捎上春风的温暖
在冰冷的监舍传递

“嫉恶如仇”在你心里
绝不是一个形容词
女看守用糖果诱惑你
“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
思考再三，你最终简洁作答
“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你回牢问起糖的味道
妈妈拿出盐粒让你品尝
那时，你就把一生的咸和苦
全都咽了

当黎明的曙光一寸一寸
征服黑夜时
你被良心病狂的黑手
掐断如花的生命
至死，你手里攥着一小截铅笔
至死，你不知道糖的真正味道

如今我们谈及糖
口腔立刻充盈
从苦难岁月深处沁出的甜汁

读诗的人

就像一头牛见到青草
低头啃食，然后俯下身
静卧，反刍
高兴处，嗒嗒叫几声

就像一把钥匙插进锁孔
轻轻扭动，打开黑夜的大门
满天星辉洒下来

就像一片羽毛，拂过面颊
痒痒，舒服，惬意
开怀的云朵飘过来荡过去
会心一笑

就像一根麦芒扎到心尖
震颤，惊悚，尖叫
火辣辣的疼
半夜醒来，还想再被扎一次

一本诗刊，半年口粮
我想知道，这米粒般的文字
如何使我，一寸一寸沦陷其中

园丁之剪

规则早讲过
谁敢逾越雷池半步
他“咔嚓”一声剪断
旁逸斜出的邪念和残存的幻想

他不失误欲望的走向
用一把剪刀的锋利
时不时对命运作出修正
他一生只与花草树木对话
擅用对比与顶真手法
最终，拨云见日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书香浓郁 真情永驻

夏凉

时光飞逝，转眼已十余年，然而母校之情，恩师之情，同学之情，却始终萦绕心头。高考的时候，选择法学专业，还是奉母亲之命，那时只对史学、考古学感兴趣，对法学毫无概念，然而一入法门，便觉法力无边深似海，激起了我对法学知识求索的极大兴趣。诸法之中，我独爱刑法，只因为它刚正雄健、棱角分明，当然，这只是我当时朴素的直观感受，后来接触到高深的刑法理论体系，则为它的精妙奥义所感叹、所折服。

2006年10月，经两位师兄介绍，我有幸见到了当时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刑法学术年会的齐文远先生和夏勇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刑法学界的名师，虽然有那么多些许紧张，可或许是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缘故吧，我和二位老师在西湖边畅聊起实证主义犯罪学鼻祖龙勃罗梭与他的天生犯罪人论，且聊得兴致盎然，也就是在那时，笃定了我报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决心。

1.

未曾想，一次结缘，便是近十年的情缘，乃至一生一世。

江城武汉，在我心中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不仅仅是因为我在那里的研究生学习生涯，更是那一片校园情、师生情与同学情。初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在2007年的秋季，首义校区，临近阅马场、蛇山、龟山，还有鄂军都督府、户部巷……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沉淀和人文底蕴的城市，就是在这里，开启了我三年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涯，而我的导师就

是齐文远先生，心中那份崇敬却亲切、自豪而温暖之感，随着岁月的过往而显得愈加浓厚。

这三年，我一直视为学习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我十分珍贵的刑法法学学习阶段，对我之后的学习、工作乃至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三年的理论与学术熏陶，对我之后得以继续学习深造乃至人文情怀的逐渐养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爱校园时光，而我最喜欢去的便是图书馆。在一排排人文社科的图书前漫步，思想却在知识的天际遨游。每次研究一个刑法理论问题，我总会把所有相关的刑法法书书籍都排摸一遍，然后选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或直击主题、或紧密关联的参考文献，这才心满意足地带回宿舍开始研读。有一次为了写一篇有关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威尔哲尔目的行为论的课程论文，我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搜罗了15本书资料，而后将这批书作吭哧吭哧捧回宿舍。当时写一 篇论文就是本着穷尽一切现有文献资料、认真阅读并扎实地作文献综述的劲儿来完成的。

写作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待到一篇成果顺利收尾摆在眼前的时候，一种愉悦感和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可谓轻松惬意、怡然自得。之后会对自己的论文爱不释眼，一连看好几遍，待到字斟句酌修改完善好了，最后还得再美美地欣赏一遍，然后开始与室友或同学畅聊学习、写作心得，言语之中还常带几分自我夸耀的成分。

记得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以民代刑”：刑法人性化思维的一种

盲动——以“许霆案”为例》，刊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4期上，这也是我请齐老师指导修改的第一篇论文。他不但对文章结构、内容乃至词语表述进行了修改，还三易文题。及至收到样刊，那种愉悦之情难以言表，随之而来的便是同学们的祝贺与夸奖，于是暗下决心：再接再厉，再写出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来发表。这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但直至今天看来，自己对整篇文章的理论性以及词语表述仍是较为满意的。

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对刑法发展史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以德意志为主的欧陆法界名人，因其个人及理论极具个性，故兴趣更为浓厚。基于本科时期对龙勃罗梭及其学说观点有所了解，所以在研究生阶段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后来查阅文献资料时才知道，当时除了北师大黄凤教授翻译的龙氏代表作《犯罪人论》、北大陈兴良教授的《遗传与犯罪》，以及北师大吴宗宪教授的《西方犯罪学史》外，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不足10篇。就这样，我在有限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龙勃罗梭犯罪原因论评析》，并发表在2009年第2期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上。

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自己觉得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下午上完课，带着满满的学识知识的充实感和获得感，在校园里漫步。这时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的缝隙照射过来，树影斑驳，愉悦之情使人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那个时候我还热衷于旁听哲学系的“康德哲学研究”这门课，对于康德“三大批判”

在马桶上看，也看出闲适心情。那是嗜书如命的人，片刻离不开文字。我觉得，这比刷短视频强。

当然，坐着累了，不如躺着。《儒林外史》中说，王冕小时候放牛时就躺在野外草地上看书，王冕一边歇息，一边看书。他四肢舒展，呼吸均匀，天、地、人、书合一。

作家陈村去会书友，那个人睡单人床，床边有书两排，贴墙而起，自床头伸至床脚。在他床上躺过一躺，平平卧起，放出右手，就像身边长着一棵书树，任采任摘。陈村说：“能躺着看的书是好书。我们躺下了，我们也就成了古人。我们才有资格和古人说短论长，才能占有和奉献。”

坐着看，可以在屋檐下，春日一边负喧，一边看书。此时看书，文字意境互相融合，看书时有清风掀动纸页，还可以听屋檐口一窝啾啾的麻雀。

也有坐着看不那么讲究的人，坐

仰望高尚的灵魂

王太生

坐着看与躺着看，是两种不同的读书方法，读两种不同的书——两种不同版本、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书。坐着看与躺着看，神态大不一样。好比书法，坐着是楷书，横平竖直，笔画平直；躺着是草书，总是潦草，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弯钩翘起。

躺着看，是消闲，仰面朝天，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身轻如絮，神马都是浮云，随手翻翻，也就过去了，我从前看书，大多躺着看。

看闲书之类，多是躺着。冬日天寒，躺在被窝，一只手露在外面，看累了，一只手换另一只手。姿势比较随意，翻翻看看，就像是吃零食，看是一种闲情。

坐着看就一本正经，姿势正统，态度严肃。比如，线装书要坐着看，要有一副虔诚和崇拜的心态，一字一句地看，看看古人的门道与花头经。

坐着看肯定不是装腔作势，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看书。

坐着看，很美。比如，树下读书，有人在桂花树下读书，在枇杷树下、大柳树下读书。即便装模作样，读着读着，突然就被书中的人和事、被优美的文字深深吸引了。

坐着看，可以在屋檐下，春日一边负喧，一边看书。此时看书，文字意境互相融合，看书时有清风掀动纸页，还可以听屋檐口一窝啾啾的麻雀。

也有坐着看不那么讲究的人，坐